

# The Tragic Colors in Cao Cao's Poetry

Xueqing Luo

Changde No.6 Middle School,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 Abstract

The most obvious aesthetic feature of Jian'an's poetry is that sadness is the beauty, and the tragic color of Cao Cao's poems cannot be ignored, which i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the sorrow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solemn and stirring of generosity, and the sadness of life. Cao Cao's poetry has distinct personality, poetic more bold, majestic, fully show his talent and uninhibited personality, but has such a sad color is not, the sad color can not weak, and he showed in the vast social picture is a generation of overlord heroic feelings. Understanding this "tragic" color in his poem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 Keywords

poetry; emotion color; opinion

## 曹操诗歌中的悲情色彩

罗雪晴

常德市第六中学, 中国·湖南 常德 415000

## 摘要

建安诗歌最为明显的美学特征就是以悲为美, 曹操诗歌中所具有的悲情色彩更是不容忽视, 这体现在他诗歌中哀民生多艰的悲悯、发慷慨意气的悲壮、叹人生易逝的悲凉中。曹操诗歌虽然具有鲜明的个性, 诗风多雄浑豪放, 气势磅礴, 充分展现他的雄才大略和豪放不羁的个性, 但是具有这样的悲情色彩也是不置可否, 这种悲情色彩能不流于靡弱, 而他在广阔的社会画面中展现的是一代霸主的英雄情怀。了解他诗歌中的这种“悲情”色彩, 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 关键词

诗歌; 感情色彩; 见解

## 1 哀民生多艰的悲悯

“汉末社会大动乱, 军阀混战, 灾祸频仍, 社会凋敝, 生民涂炭, 文人士子也命如蝼蚁, 朝不保夕, 难得自全。严酷的现实, 激发了曹魏统治阶层内心之慷慨与悲凉, 他们试图寻找一种能表达自己痛定思痛之思想情感的文学形式, 而以‘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为写作目的之乐府, 正适应了他们这种要求。他们便把自己的才华、哀思都倾注于这一文学形式的写作中。”在曹操的诸多诗歌中, 这一悲悯情怀体现得最为彻底。曹操的诗歌被称为“汉末实录”, 正是因为他的诗写实地记载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在《步出夏门行》中的《冬十月》篇和《河朔寒》篇中, 曹操对土地荒芜, 百姓贫困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安感到深深的忧虑, 所以“心常叹怨, 戚戚多悲”。建安七年所出的《军谯令》一文中, 曹操就凄怆伤怀地说道: “……旧土人民, 死丧略尽, 国内终

日行, 不见所识……”这说明曹操具有仁民爱物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由此生发出来的就是哀民生多艰的悲悯。

这样大动荡、大混乱的社会显然不是拥有雄心壮志的曹操所想要的, 所以在《对酒》《度关山》中, 诗人抒发了救民于水火的政治理想。《对酒》描绘了一幅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之景, 国家统一、君王贤明、百姓安乐, 五谷丰登。如果说《度关山》是以铭戒总结历史经验, 意在自警和垂训, 那么《对酒》这一作品则是极力表达着作者颇带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虽然这显然只是曹操的美好愿望而已, 却体现出来曹操作为一个君王对天下苍生深深的责任感。在《短歌行》中的《西伯周昌》篇中, 曹操集中热情歌颂了很多历史人物, 将孔子的语录化为诗的语言, 并且融入自己深沉的热诚, 这都充分说明了曹操志在以古公亶父、伯夷、叔齐、周宣王、齐桓公、晏子、孔子等人为楷模, 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英雄功业。这就不难看出, 曹操所有关于太平社会的描写, 并不只是天花乱坠的虚假宣传, “而是苦难现实在诗人心中所激起的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和幻想。”

曹操诗歌中描写社会之悲, 但是却并不止于表现黑暗

【作者简介】罗雪晴(1995-), 女, 中国湖南常德人, 硕士, 中学一级教师, 从事学科教学(语文)研究。

现实，而是在其融入自己的悲悯情怀，因此就使得他笔下的画面有感动人心的悲剧情力量。

## 2 发慷慨意气的悲壮

正如清人牟愿相在《小澥草堂杂论诗》中所言：“魏帝诗如鸿门、巨鹿，霸气淋漓。”曹操的诗歌“慨以当慷，忧思难忘”，悲中含壮，壮中含悲，在悲壮的混融中成就一种崇高的悲情美。正如他自己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诗歌中慷慨意气的悲壮实为一代霸主的广阔胸怀在诗歌中的自然体现。

宋朝陶叔孙在《诗评》中评价曹操的诗歌：“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种沉雄气概体现在其诗歌中，就是悲壮苍茫的意象和强烈的用世之心。“酹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戎马一生，他的诗歌中，从没有温柔婉约的风花雪月，而只有“秋风萧瑟”“繁霜霏霏”肃杀之景，“通观曹诗，不难发现，诗中多写萧条和秋冬之景，绝少春风和煦、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阳春天气。”政治家兼诗人的曹操，诗歌题材总是与政治、战争联系在一起，他常常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广阔画面，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又多喜欢选用阔大雄奇之象造阔大雄奇之境，用悲壮意象表现悲壮情怀，所以使曹诗染上了浓浓的悲壮色彩。

建安十二年，曹操在北征时写下《步出夏门行》一组著名诗篇，其中《观沧海》被多次纳入语文教材，让中学生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曹操望着那山与水，吹着秋风，听着洪波拍岸，联想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波澜壮阔的大海正是诗人自己雄大气魄和广博胸襟的写照，沈德潜评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王夫之说诗中“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悲者”。在《龟虽寿》中，诗人则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以伏枥的老骥自比，形象生动地传达了诗人老而弥坚的进取精神。《短歌行》属于清商三调中的平调，用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种，声调属于悲壮一类。《短歌行》其一引用《子衿》和《鹿鸣》的诗句表达对贤才的思慕，在诗中，他慨叹人生如朝露易逝，所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又充满政治家的胸怀，以周公自比，愿使天下归心。“曹操把他英雄的意志、诗人的才情和霸主的野心都集中表现在他的诗里了。这首《短歌行》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人生短促的叹息与政治家豪情万丈胸怀的结合，包含着理性的感情的强烈发泄，使曹操诗歌透出浓厚的悲壮之情。这些诗歌都体现了曹操强烈的用世之心。《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极写征战之苦，取境阔远，且看诗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飞扬”，在这样凄楚的环境和心境中，曹诗中仍然时见壮语，如“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神龙藏深泉，猛虎步高冈”，悲哀中仍有英雄底气，可谓哀而不伤，

曹操在这两首诗中运用了“熊罴”“虎豹”“神龙”“猛虎”的意象，“是一种将生活实感加以夸大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在宏大而壮阔的意境中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

“英雄的成败、王朝的兴衰，不待史诗和悲剧的渲染，本身就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感染力。”曹操“气韵沉雄”的悲壮诗风形成，与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意气是分不开的。其诗歌中的悲壮色彩，正是英雄帝王的不同凡响。

## 3 叹人生易逝的悲凉

曹操虽然积极进取，奈何现实的阻碍太多，功业未竟而年华易老，壮志难酬，因此曹操也经常发出“人生几何”和“去日苦多”的慨叹，“忧中从来，不可断绝。”曹操这一忧患意识的表达，对外在于“忧国忧民”的阐发，对内表现为自己年寿渐短，而功业未成的慨叹。成就大业的伟业与时间不可避免地流逝形成矛盾，这就使得他的诗歌不可回避地染上一层悲凉色彩。

这种年寿不永、功业难建的悲凉主要反映在其晚年所创作的《精列》《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等游仙诗中。在这些诗中，他感叹着“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秋胡行》）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的结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的大一统梦想不得不随之破灭。年寿不永的现实与“志在千里”的理想矛盾让曹操心中形成无法淡化的烦恼。既然这种烦恼无处化解，那就只能在求仙问道中获取一点慰藉，希冀能“神人共远游”，并且求得神药，延长寿命，“万岁为期”，与天相守，好实现统一。但同时，诗人又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成为幻想，所以用“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来自我宽慰。欲长寿、求贤求仙均不得，一统功业尚未完成，但时间却在无情地逝去，于是自然有时不我待、生死矛盾之悲凉心态。然而，曹操并不信神仙之说，《文选》卷二十四《赠白马王彪》李善注有“痛哉世人，见欺神仙”之说，他自己也说“性不信天命之事”（《让县自明本志令》）。事实上，曹操的游仙诗并不是宗教迷信的宣扬书，而是借助这个主题让自己疲倦不堪的内心得到适当的调节与放松。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印证，曹操的游仙诗中并未充斥消极出世的沉郁愤慨之情，更多的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是对年华消逝但壮志未酬的悲叹。曹操的光辉人格形象，就是在这样一种悲凉的生命感触中融合进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而得以塑造完成。

当曹操终于明白“存亡有命，虑之为蚩”，便对生死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虽然经常在诗歌中流露出这样矛盾的心态，但曹操并不流于消极，而是继续激励自己奋发向前，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在《秋胡行》的结尾，曹操自己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汉末至魏晋，产生了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痛苦的感伤和思索，但又并未完全堕入悲观主义，仍然有着对人生的执着和爱恋。“烈士多悲心”，曹操的这种生

命易逝的感慨往往与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对丰功伟业的追求紧密结合着。

魏晋时代的感伤主义情调不止于颓废哀怨，也抒发着“梗概而多气”的抒情长调，这不只是简单的时代悲歌，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而其中的曹操之诗歌，既是对人生苦短的悲叹，也是诗人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内心真实写照。

#### 4 结语

“诗以天下意识、忧患意识为主旨，诗风以悲壮雄健、浩气奋进为特征的诗歌完成于曹操之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构成了曹诗中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建功立业不成的慨叹构成了曹诗中的悲壮，深沉的人生忧患意识构成了曹诗中悲凉，这一切都统一在由雄伟意象构成的广阔画面中，这也是曹操诗歌中的悲情色彩之所在。

#### 参考文献

[1] 聂石樵.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 陈贻焜.论诗杂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 刘桂荣.徐复观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 [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7] [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 黄节.汉魏六朝诗六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9] 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 郭建勋.论建安骚体文学的转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60-66.

[1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2] 李玉英.曹操诗歌之悲情探源[J].宜宾学院学报,2007(2):20-22.

[1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4] 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